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魄普白反斃婢世反陰依注讀蔭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

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　又曰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于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云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

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問魂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是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

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
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
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
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又曰人之精神
知覺與夫運動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于外者
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
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
吳氏澄曰氣者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
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

文言氣不言魂言魄不言形義正互見然聖人于祭
始言鬼神未嘗專言之更未嘗言魂魄氣魄等字自
老子始言之曰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而後來全眞
家水火坎離龍虎鉛汞之說因之矣　又曰集說載
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人竄
入按禮記諸篇凡言孔子皆是假託即如此篇論
語季路問事鬼神而孔子拒之豈有于宰我之問而
諄諄告之者固不辨可知也乃以黔首一字爲後儒
竄入然則其餘皆夫子之言乎可謂無識矣愚以黔
首一字知通篇爲秦人之作

朱氏軾曰魂魄者人之靈也魂附氣魄附形噓吸出入氣也所以噓吸者魂也耳目聰明形也所以聰明者魄也人死則魂升於上魄降於下魂陽也陽升而爲神魄陰也陰降而爲鬼鬼歸也往而不可見也神伸也來而若有像也人死骨肉歸土骨肉形也魄附形而有形埋則魄往而無所者故謂之鬼非以骨肉歸土爲鬼也　又曰昭明光景活潑也焄蒿絪結薰蒸也悽愴凜烈慘悽也皆謂氣之發揚百物即眾生精氣之靈也悱靈故謂之神又按上節眾生必死目二節文正謂百物之精與眾生必死對非是　又曰

鬼神二字不並謂鬼而神也惟鬼而神故人尊而奉之是卽聖人所以示人則也故民皆畏服其教焉

陸氏奎勳曰秦記改民爲黔首而是篇已云然豈其誦法孔子耶竊謂此必大戴之屬本繫傳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二語而衍成之或云黃帝素問有云黔首其餘食不知素問亦秦漢醫者所作其假借黃帝岐伯以立論猶漢儒之稱孔子宰我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聖言以明祭祀之義首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教也合聚也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聚鬼神然後足以爲教之至中庸齊

明承祭之屬是也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按方氏所解乃本章引言以明祭義之本旨而程張之說於鬼神二字之理尤爲全盡學者因一端而推全體則庶乎有得矣衆生必死下申言鬼神之名也陰言依陰於地中而爲土壤也精猶靈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形魄歸于地而爲鬼也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承歸土而言以起下文之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魂氣歸于天而爲神也明顯也則法也猶祭法之法黔首謂民也黔首言其家百衆萬民言其

數也言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而制爲尊極之稱顯然命爲鬼神以爲民法故民知畏而不敢慢知服而無敢違也方氏曰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幽不可測命以名則明而可測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馬氏曰秦始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蓋多後儒攙入之文矣愚按家語哀公問政篇此句本作以爲民之則馬說得之

方氏苞曰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卽神之著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魄體卽鬼之著見者也天道至教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會合明乎

此則知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萬禮畢具曰明曰旦聖賢事天之學所由立也陰爲野土發爲昭明存其精而一氣相感愛存慤著子孫追遠之禮所由生也故曰教之至也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而莫若人之一身兼會鬼神之體最爲切著故曰教之至哉或曰合郎合漠之義魂離散而有報氣報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幽冥之中所以爲教之至也百物之死泯然澌盡惟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者悽愴傳所謂喪氛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

氣之最精而其神可識也古民愚芚視人之死猶百物之澌盡而已惟至人知鬼神之情狀因物之精制爲祭祀以彰仁義之原而立人極以命鬼神使民知追養繼孝之道以爲之則是無不畏服畏者凜於義之當然服者愜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

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二端鄭氏謂氣魄是報以二禮卽報氣報魄也先云建設朝事乃總句下分報氣報魄皆朝事之祭也鄭謂二禮爲朝事饋食以上爲朝事黍稷以下爲饋食然則上云建設朝事下亦當云建設饋食何不云乎其非可知矣膟膋爲羶黍稷爲薌鄭以羶爲馨亦非見與見閒鄭謂皆當爲覸字之誤亦非上見音現下見閒皆如是字雜記上云蠻瓶胥衡實見閒而后折入卽此見閒然末可考爲何物矣

朱氏軾曰反復追慕也始兼祖禰不忘所由生補足

上意文正公以始爲受氣所自始由生爲形所由賦似屬理又泥舊註分屬祖禰則自相矛盾矣　又曰前言尊以鬼神之號民已服畏今以報祭適得乎人心之同故益悅服而聽且速焉

陸氏奎勳曰見字衍文鄭註合見閒爲覸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祭祀之禮之義以申合鬼神之教也以別親疎遠邇即祭法親疎多少之數也所由生者謂本也聽猶順也聖人制祭祀以教民不忘其本故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謂朝踐與饋食也以朝時行

燔燎羶薌之事故朝踐亦名朝事以其後薦黍稷肝肺之屬故饋食又名饋孰也見猶著也顯也取膟膋黍稷燎于爐使羶薌上騰且以蕭蒿燒之而著見有光也此朝踐以報氣而教民反古復始也俠夾也甒瓦尊也禮器謂之瓦甒周禮司尊彝謂之兩山尊覸猶雜也錯也朝踐畢以黍稷爲薦以肝肺首心爲羞其時錯以兩甒齊酒與其始用鬱鬯以灌地者意相類也此饋食以報魄而教民親愛用情所以爲禮之至也註曰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也疏曰氣虛也物實也首本也謂各本其事類以報也

方氏苞曰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親死者聖人以爲未足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追思古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獻酬交錯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主人主婦嗣子兄弟賓長獻酳尸酢主賓獻酬大小以徧貴賤有俎畀及翟閽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先古先古之帝王鄭氏謂先祖非

姜氏兆錫曰上文各舉所教者對文也知反古復始則自敬且敬愛而盡力以報親矣故此遞推之而結上以起下也方氏曰致敬發情內盡志也竭力從事外盡物也報親即上文報氣報魄是也藉謂藉田也紘繫冕爲固者也先古謂先祖也此承上言粢盛之敬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鄭氏謂即朔月月半君巡牲其說是蓋朝即巡視意此古文用字法不必泥後儒疑君無躬朝獸畜之理多作異解悉非

陸氏奎勳曰養牲親蠶皆周制也而俱云古者明屬漢儒纂錄

姜氏兆錫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乃所謂牲也納進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卜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皆所謂養也朔月月半謂朔望也巡省也視歲時躬朝加慎矣此又言犧牲之敬也

方氏苞曰及歲時齋戒沐浴者歲時將祭君必齋戒沐浴召養獸之官而躬朝之訊察牲之中用者以待卜也朔與典禮朝諸侯春秋傳朝國人而問焉同義

舊說獸官躬朝未安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按首言古者天子諸侯末言先王先公皆兼天子諸侯言之不必因夫人字而致泥也蠶

事亦曰歲與農事同故曰歲巳畢矣

陸氏奎勳曰麥可云秋蠶亦稱歲知二者之切于民事

姜氏兆錫曰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宮近川者以浴種也牆置棘者爲遮列也外閉者戸扇在外閉向內也大昕謂季春之朔三宮夫人謂天子之三夫人及諸侯夫人之屬世婦其次也桑采桑也戻至也蠶惡濕葉乾乃食方氏謂風至則乾是也畢盡也方氏謂去歲蠶成迄今則歲矣故謂之歲畢也副之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禕褘衣也謂之禮獻繭者也

卒皆也良吉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而因以振出其緒也方氏謂夫人繅止三盆猶天子耕之止三推是也此以上又言衣服之敬也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

方氏苞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天子則卜三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君苞之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子及后視此矣夫人親繅則后視此矣后布於三宮之夫人侯國之夫人布于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祀先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繅三

盈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于三宮之夫人世婦而不見侯國夫人之布于世婦矣或曰當是后夫人繅簡偶闕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見樂記乃樂記取此文說見樂記

姜氏兆錫曰此章見樂記此蓋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而已且禮樂非徒以

治身心而正以交神明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姚氏際恆曰尊親大舜也弗辱曾子也能養曾元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備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亦第四章之意也其下能養或未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也其次弗辱猶未尊之至養之至也故尊親爲大　疏曰尊親謂聖人爲天子而嚴父配天也弗辱謂諸大夫士保社稷守宗廟祭祀而不危殆也能養謂庶人因天分地謹節以養父母也

方氏苞曰大孝尊親尊親不獨嚴父配天也使國人

稱願以爲君子之子亦近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

雖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已之不得爲孝而辭若顯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陳不勇爲非孝非至當之語按此說誠是則曾子之言亦是假託況孔子乎論孝與養亦是從孟子來

姜氏兆錫曰公明儀曾子弟子論父母于道亦尊親之意也養則末矣論由開也曉也行猶行已之行遂猶遂志之遂五者非孝凡以辱親也極推不辱之義

而能養爲小也然語詞也衆之本教言孝爲教衆之本即孝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其用在于奉養也安者行非矯拂也卒即所謂終也不特終父母之身而已孝子亦自終其身也仁者仁此以下七此字皆指孝而言

方氏苞曰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諭父母於道則必本于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蓋父母既感動于子躬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爲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默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諭父母于道也莊嚴

儼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爲之不自適蓋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可以言傳能履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僞矣義可直行惟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義皆宜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于父母而愛敬慤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一能信者矣親之存竭力盡誠而無瞬息之懈親既歿尊仁安義而不遺父母之羞非自

強不息未足與于此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刑之作由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于刑者無不爲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

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姚氏際恆曰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句可疑蓋諸侯耕助大夫士有田祿庶人躬耕皆不必求粟以祀也或謂單爲不耕者言亦非不耕之民則爲游惰何必語以此義乎黃氏曰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于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此說姑存之

陸氏奎勳曰當從黃氏說謂必居仁君之朝食祿以

供祭祀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文本教之意也置者直而立之也以上下而言溥者布而散之也以四旁而言施者延而及之也以古今而言放至準式也言人以爲式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蓋引以明其孝治天下而溥之四海之實而塞天地施後世者在其中矣上言仁者仁此者也不時伐時殺曾子亦惡其不仁之意而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思慈愛之在親忘服勞之在已故可謂用力此其下能養也尊仁而德足長人安義而功能利物故可謂用勞此其次弗辱也德

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而施無不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物無不備故可謂不匱此大孝尊親也又因言不忘無怨不逆則生事以禮求仁者之粟以祀則死事以禮是乃事親之禮終而尊親不匱之實也　或問祀而必求仁者之粟何哉曰王侯而橫征暴斂非仁也大夫士庶而受不義之祿取非禮之財非仁也尊爲天子養以天下以不仁加其親可以謂之孝乎故求仁而得仁雖不言尊親而尊親莫大于此矣學者會之

方氏慤曰嘗是博施而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

謂不匱矣備物以養口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贍然

後父母之心安所謂養志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姚氏際恆曰頃如字不必讀爲跬頃步猶之壹舉足

姜氏兆錫曰無人爲大猶言無如人爲大郎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之意也徑仄陊也游徒涉也殆危也

此言不虧體也不出于口不悖而出不反于身亦不悖而入也此言不辱身也不辱身則不羞親矣此又專以明其次弗辱之義也

方氏苞曰君子知人受命於天超然異于羣生其義

本此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明善誠身之本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姚氏際恆曰記者本意言四代皆尚齒耳四貴只是
帶說不必泥當時子書以文勝而不以義勝多如此
後儒或以代降而劣言或以相反救弊言或以相承
言均非通論敬事是弟故次乎事親之孝下文于是
推廣弟道言之而總結以孝弟
陸氏奎勳曰劉氏以富民爲說誠誤矣馬氏方氏皆

指世祿說本鄭註然殷之先固立賢無方者也末世乃失之而周之世卿其敝更甚于殷總之漢儒隨意立說自有疵病雖巧者不能爲之辭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因孝親以推弟長之義亦弟四章之義也劉氏曰大舜貴德故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然幾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貴爵之弊上過亢而澤不及下故湯又以富其民爲貴而貴富之弊民又或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更以親親爲貴四代之隨時制宜其不同如此而尚齒則同者齒居天下之達尊次乎事親久矣豈有遺

此者哉然四者皆治天下所不廢歷代各從所連非舉一而廢三也記者但主上尚齒爲言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方氏苞曰註謂燕賜有加于諸臣疏謂于有德者又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學合而言之其意轉晦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姜氏兆錫曰席布席也古者視朝君臣皆立七十則立而據杖君若有問更爲布席于堂而使坐矣八十

則見君一提前退不待朝畢而有問又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姜氏兆錫曰行謂與長者同行也併之言並謂肩相倚而不並卽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是也錯如鴈行差錯然卽曲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王制兄之齒鴈行是也不錯行則直隨行矣卽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王制父之齒隨行是也車乘車也徒徒步也或遇衰老則不論巳之貴賤皆當避之而其有任載則又或分并而代之矣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老若艾耆耋耄之類窮若鰥寡孤獨之類不遺謂養之有道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或舉鄉或舉州巷蓋約詞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甸田見反頒音斑長上聲獀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吳氏澄曰凡軍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四伍長又統于一人爲兩司馬尚齒各行

于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尙齒

陸氏奎勳曰吳草廬云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爲伍者四爲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其二十五人蓋尙齒者各行于一兩二十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尙齒余謂不然記者之意蓋從萬二千五百之軍下而至五人之伍雖行師亦序齒也草廬之說未免偏枯特其所云一司馬四伍長合

二十五人之數談軍政者不可不知耳

姜氏兆錫曰道猶法也六十四井爲甸君田獵則起爲卒徒五十始衰故不供役也頒猶分也隆猶多也春獵曰獀冬獵曰狩畢此亦約詞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百人爲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亦約詞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方往反　按家語此爲孔子告哀公之辭

吳氏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獀狩者用衆于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

孝弟爲所宜行者故寗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王制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及六十不與戎服此皆與之異不必强爲和同之說言孝弟而必及于戰陳軍旅其亦戰國强秦之餘習與

姜氏兆錫曰結上文而言自朝廷及軍旅八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干犯也言弟兼言孝者惟孝友于兄弟非二道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耤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吳氏澄曰凡享先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于享禮爲最大孝經莫大于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葢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彭氏曰文王世子說養老于東序此云大學者葢周別立五學其

中辟雍是爲大學養老于大學之東序故該之以大學之名亦可也

姚氏際恆曰四學虞庠夏序殷瞽宗周頖宮也明堂位文如此鄭氏謂周四郊之虞庠非

姜氏兆錫曰又總言以起下文也西學舊謂西郊之小學王制虞庠在國之郊是也一謂周所立殷之右學周禮樂祖列而祀于瞽宗是也方氏曰先賢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祀神致養之道也故曰教諸侯之養餘見學記食三老五更中言視學養老之教以明弟道下達之由也 袒露衣也饋饋食也酳

以酒虛口也總持也示將舞也言始而親袒割牲以爲俎實總而親執醬以饋熟旣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言鄉里有齒則朝廷道路獀狩軍旅視諸此矣四學四代之學也齒者太子與同學者序長幼而不以貴加人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姚氏際恆曰此言周家貴貴之禮如有七十者不敢

先謂雖有七十者猶不敢先之所以明不齒于族也

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與此同鄭氏附會

鄉飲酒鄉射以不齒爲席之于賓東以有七十者弗

敢先爲既一人舉觶乃入然又以鄉射言鄉非族也

故以不齒句絕又依周禮黨正之文則不齒者第不

齒于鄉也然族字仍連有七十句則爲之說曰雖非

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辭遁如此而時解依之

何也　又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此正義也此于鄉

黨不論齒恐非即曰周制果如此亦貴貴之偏耳

朱氏軾曰待于竟者待問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也

又曰東西相近之詞謂左右也行路也八十九十者在路之左吾在路之右行必見之不敢越而過也若欲言政雖不偭左右亦就而見之

陸氏奎勳曰集說從方氏仍項天子謂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其解甚曲當從家農師說猶前所云見老者則車徒辟也

姜氏兆錫曰言見百年者爲先而見諸侯爲後也天子且然況其下乎此特即敬百年者以明之也言行者相遇必謁見而後可過也若將言政則君且就之矣此又即八十九十者以明之也一命謂王朝之下

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謂王朝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一命者非其鄉里固以爵而不以齒矣然猶齒于鄉里也再命者非其族則亦以爵矣然猶齒于族也惟三命則雖其族亦不得而齒鄉飲酒席于賓東是也然族有七十者必先入卿亦弗敢先矣註曰七十不敢先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耳方氏苞曰不敢過者過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閭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疾不能行問王時巡而欲言政者其國之君就

見之而以其言遠可也敬老之禮至于此極者以壽者則能稽謀古人之德審察政治之變也蓋自有虞氏以來士之頑讒者則有侯明撻記之法三代益詳簡不帥教者則有移郊移遂寄棘之法庶民之有罪過爲患於鄉里者則有坐諸嘉石收之圜土之法終不能改則甚者殺戮次亦放流其各守職業以至篤老者自士以上皆修飾自好之君子則庶人工商亦謹身無慝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儼如友師鄉黨敬之次于事親至于天子巡行而不敢過國君就見以傳其言後世有學校而教不行有令長而政不修

則所謂老者宜投遠方終身不齒之士宜入圜土明梏有加之民溷其中者實過半焉概加禮貌則彰善癉惡之謂何往者江南大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辭革除弊蠹者其後渫惡之老所在結黨成羣其地訟獄則索賂聚衆升堂顛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斷久之鄉民持魚蔬擔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羣老日夕要索地租故并記之俾有天下國家者知萬事得理必由本正課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責民以租賦而不問其禮俗其做也至用先王憲老乞言之典法而害及于民不可以不察也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姚氏際恆曰上云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是言周家貴貴之禮此云七十者入朝君揖讓又言尙齒之禮自是兩義不必紐解上文以從下文也

姜氏兆錫曰七十者其或以大事入朝君與之揖讓而後及于有爵卽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此又卽敬七十者以明之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吳氏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天卽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推于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既讓德于天諸侯既歸善于天子矣又不敢自專而尊其考祖皆爲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順

姚氏際恆曰天子及士庶有善必歸于所尊天子諸侯爵祿慶賞必稱祖宗以命之凡此皆所以示順也

姜氏兆錫曰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成謂命于廟也此又例言親長之意與天君同重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冕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卷古本反

知音智斷丁亂反

應氏鏞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挈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干北面而干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吳氏澄曰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

姚氏際恆曰稱卜筮之官爲易猶上言穆答君稱之爲穆此古文用字法解者不知橫生議論無謂惟是言官南面天子北面則無稽所以石梁王氏謂其與儀禮不合近于張大之辭也

陸氏奎勳曰易者掌易之官周制三易三兆皆太卜之職焉○則稱人以下月一條亦以見君之謙德時說仍頂龜人卜大謬

姜氏兆錫曰易上謂易書下謂易官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故云進方氏日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故易者抱龜南面而天

子北面以致其尊也前言建天地陰陽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則出于天而已故言天以該之稱已過以教不伐稱人善以教尊賢善而矜之祇以自傷其善也應氏曰不稱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蓋易之道不可屈故不于北而于南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也此因言尊天尊賢之義以爲敬長尙齒之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齊側皆反語魚預反陶音遙思息嗣反

王氏應麟曰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慮事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時三也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之明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

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
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
見其復入蓋冀其不去而復來也遠猶離去也饗
不違身如懼不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違心如語焉而
未之然時也思慮不違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心
形諸色而術省之如將復入之時也
姚氏際恆曰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于人道所鄉
則不死其親之義邱氏曰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
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則左

在西而右在東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方者各從其類也按王說主南面而言邱說主北面而言當以王說爲是

萬氏斯大曰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總結前文之意也宿者謂所宿之尸稱皆出者大祭不一尸也陶陶心安乎內之意遂遂忠遠于外之貌遠離也愨善愨而又善也耳目卽

身之所接思慮即心之所發蓋道不離乎身身不離乎心心不離乎親三者相承而一以親爲歸也結猶固也術省猶循省也于其來也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然即所謂致愛則存之屬是也旣來也又如欲語于親而未遂然者即所謂如親聽命是也于其往也如方見而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也旣往也又如不見而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也懼不及愛然者恐愛有未至語而未之然者念語有所欲發也右社稷左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愚按此二句蓋

尊神親祖之意然當屬祭法篇爲是疑簡錯也

方氏苞曰慤善不違身謂平日耳目不違心謂臨祭惟耳目不違心故僾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慤善兼思親之篤反身之誠即前所云盡其慤盡其信也耳目不違心即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即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于是矣故以結通篇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終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統

姚氏際恆曰此篇與祭義畧同惟後兩章不類疑後人竄入者詳後

陸氏奎勳曰統猶本也義猶不失伯魯徐氏指心而言未免失之偏枯家農師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小戴名篇之意不過如此文氣暢達其序次各有條理似出祭義與祭法之上但篇中所云大宗執璋瓚亞祼君出干戚就舞位夏祭曰禘成王

康王賜魯以內外祭傳述多訛就文義言則爲此善于彼而已

方氏苞曰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合也三重十倫之類節文之條緒也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二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甚膚淺辭亦冗漫多疵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爲言齊而曰不齊則于物無防嗜欲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皆害義傷教之甚者觀其舉孔悝之銘以爲準則陋可知矣獨末節可徵周公踐阼之誣蓋記者見春秋書魯郊禘不能辨其爲僭而以爲成康所賜然

曰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賜魯以重祭則二戴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說可知也然則明堂位乃劉歆輩所僞作而文王世子及史記荀卿之有言周公踐阼者皆歆所增竄決矣其實魯之禘自閔公幼慶父當國始郊自僖公始謂成王賜伯禽受皆妄也詳見魯頌閟宮篇解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陳氏澔曰心怵卽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

心有感動也

姚氏際恆曰五經即五品之常經鄭氏執周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解此謬

姜氏兆錫曰五經吉凶軍賓嘉也心怵卽前篇必有怵惕之心是也奉謂奉事也方氏曰盡心者祭之本盡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從外至乃心由中出也徇物而忘心者衆人由中以達外者君子故祭之義惟賢者能盡也

方氏慤曰凡祭而怠於禮與僭於禮者皆以禮爲物自外至者也知禁僭怵惕生於心則知怠爲慮其祭矣

知愨敬誠信生於心則知僭爲誣於禮矣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不求其爲四字是祭之精義

朱氏軾曰按福也者三句釋福字義言盡于已以下

釋非世之所謂福義蓋巳之所行無不順斯神之所報亦無不順故曰然後能祭謂能祭而能受福也然以順致順者乃自然之報而孝子無容心焉故曰不求其爲

陸氏佃曰道行也如升降酌獻之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心禮二字之意也本卽心也內盡己者心外順道者禮此忠臣孝子所以自盡而順於君親之屬也是故賢者之祭也下又承上文而指其實以明之也時猶詩孔惠孔時之時所以盡者誠信忠敬而所以順且孝者物禮樂時此福之至也

若求其爲則世所爲福而已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物者奉此而已禮者道此而已樂者安此而已時者參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所謂祭祀不祈也　此章備明祭之內外本末之理蓋全篇之綱領也

方氏苞曰內盡於巳者春秋霜露悽愴怵惕之心也外順於道者尸賓族婣敬讓親睦之教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姚氏際恆曰凡物順則可畜逆則不可畜故曰順於

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朱氏軾曰畜字應氏作畜聚解最當蓋孝爲德之本能孝則百行俱得而百福自聚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備言養與喪祭以明祭之始終也追養繼孝謂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

劉氏謂藏也追養繼孝中心藏之而不忘也應氏謂聚也內順乎道則愛敬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愚按劉氏訓畜爲藏於篇內盡志之義似相足但孝者四句乃槪言之詞不得遽以祭之追養繼孝爲言又覺應氏大體爲得

之也

方氏苞曰殷高宗與祀徵豐于昵魯躋僖公立煬宮

皆不能順於道不逆於倫者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

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陰陽之物備言用至於昆蟲草木天地間陽生陰成之物無不備矣下文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正緊接此句之意而極言之或分疏草木爲陰昆蟲爲陽及草木昆蟲皆具陰陽俱迂

姜氏兆錫曰生事之以禮而順爲主死葬之以禮而哀爲主祭之以禮而敬時爲主時卽上章所謂參之以時也旣內自盡又□爲一章詳言內外備官之職

而末又推及於上下同樂之象也玉謂貞潔也本猶主也言助夫不止祭而祭爲主以起祭必備官之意也備官詳見昏義菹醢見周官醢人其七菹不止水草七醢不止陸產且醢人外更有籩人之籩實故又廣言昆蟲之異草木之實以見其備也此承上文言官備而盡物盡志之道也　方氏曰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水草陸產三牲八簋亦陰陽之物而止于昆蟲草木言之者以陰陽之物於是備也愚按三牲八簋而外多陳籩豆之實者籩豆乃內官所薦故

方氏苞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惟其順於道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唯其不順也語大則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皆順也語小則苟訾苟笑以至殺一獸斷一樹不以其時皆不順也伐木天子燕食之樂歌也曰陳饋八簋叉以儀禮二敦大夫四敦推之故知天子之禮八簋以實祭禮名同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純服言服冕服言冠互見也純絲也鄭氏謂緇非

姜氏兆錫曰緇服即冕服也皆上玄下纁分言之者互文也莫無也言非無耕蠶之人也此又言外內宮之以盡物爲盡志也　方氏曰東南陽方耕爲陽事故於以耕北陰方蠶爲陰事故於以蠶而南又盛陽也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亦以此東則少陽也故諸侯耕於東郊冕而青紘亦以此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齊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及齊不齊皆加字以齊之同徐側皆反耆市志反

劉氏斐曰君子之所以爲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大雅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於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人事不齊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

姚氏際恆曰非有恭敬則不齊于物無防耆欲無止數語大有可商此務爲文而罔顧其義也

朱氏軾曰齊而後防邪訖欲不苟慮不苟動將不齊而遂苟慮苟動逐邪縱欲乎所謂專致其精明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念茲在茲不以作事分其志意也祭統所言未免駁雜又按齊曰散猶撒亂曰亂也致

專也定之之謂齊言定亦齊之謂也

陸氏奎勳曰凡葷酒聲色絕之盡也

姜氏兆錫曰物猶事也訖即止也物自外入故曰防欲自內出故曰止精則不雜明則不蔽定而又齊則已精益精已明益明矣故神明可以交也此言外官之盡志而盡物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謂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訖矣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

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姚氏際恆曰宮字承先期旬有一日來蓋散齊致齊十日宮宰以前一日越宿預詔夫人齊故曰宿與儀禮乃宿尸同鄭謂讀爲肅猶戒也非大宗亞祼者顧命云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此云大宗執璋瓚亞祼亦是其遺意禮言從來不同鄭執夫人亞祼之說必謂此容夫人有故攝言滯而且鄙矣盎盆盉屬所以盛涚水者涚水卽郊特牲所云

祭齊加明水及明水涗齊貴新也是也此則統名之曰涗水蓋宗婦執盎以從侯夫人薦之禮器祭義所云夫人奠盎亦皆與此同奠卽薦也云盎者猶薦葅醢云薦豆爾鄭以此盎字附會周禮盎齊又以此涗字附會周禮盎齊涗酌其於水字無所出則曰凡尊有明水因兼言水耳辭遁如此孔氏曰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其說於本文外增出宗婦奠盎一事不知宗婦無奠盎之禮且謂就盎齊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尤迂而難通又曰上云夫人副褘則上公之祭蓋

有醴齊但言盎者略言之其補尤可笑又曰記者因
盎而連言明水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按郊特
牲祭齊加明水本是此義但旣執周禮盎齊之說則
又非郊特牲之義矣蓋周禮盎齊未嘗云加明水而
郊特牲所謂齊者非是盎齊也大抵鄭孔過信周禮
凡解二禮動輙附會觀其牽合補綴處頗爲費辭而
究之一一遁窮卒難逃於明眼者則亦何爲哉又曰
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內廟內也此云君致齊於
外亦廟內也以夫人言則爲外爾蓋夫人無宿廟之
事純冕絲冕鄭作緇亦非

陸氏奎勳曰據方氏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齊則謂之宿宜矣不必依鄭註改宿爲肅　又曰按禮亞祼當屬夫人周衰乃以宗伯代攝記者就所聞而錄之誤也家農師云二王之後三祼君一夫人一大宗一此亦拘記文强爲之說

姜氏兆錫曰宮宰宮中官周禮內宰掌以陰禮教六宮猶太宰之掌戒警百官也宿猶肅也於先期肅而戒之也全曰圭半曰璋二者各爲瓚器酌鬱鬯以祼尸君以圭瓚正祼夫人以璋瓚亞祼而大宗伯則爲夫人攝祼也紖以牽牲芻以藉牲涗即盎齊周禮盎

齊涗酌是也水謂明水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是也凡
尊有明水宗婦奠盎於位夫人乃以淸酒涗之而并
明水以薦也羞進也嚌謂所嚌肝若肺也朝踐時先
取肝膋貫之燎於爐以薦至饋食時乃以鸞刀割肺
提之奠於俎而尸嚌之也豆亦謂饋食之豆也此遞
言外內官之盡志而盡物在其中矣
方氏苞曰然後會於太廟以是知散齊期內君有王
事國事可以出齊宮獨不得入內宮與夫人嬪婦接
耳　上言夫人會於廟下言夫人薦盎薦豆則夫人
親祼不待言矣其不於薦盎豆舉攝以包前何也使

於祼舉夫人於薦盎豆舉大宗之攝則似夫人主祼
大宗主薦盎豆而無以見其爲互相備矣郊特牲云
祭齊加明水蓋凡齊獻時必旋加明水此不云薦盎
齊明水者盎齊前已況於淸酒而至是又加明水云
薦況水然後前後之事義皆明且可見諸齊與加明
水之通例若云薦盎齊明水則似分薦二物而事義
爲之蔽隱矣從字當屬下句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意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古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

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姚氏際恒曰謖起也尸言謖故於君言起諸侯五大夫而云六人者蓋欲爲下文每變以衆起取四加兩爲六六加兩爲八以至於百也第取行文之便遂不循典實此固古人疵處然亦可見古人之文脫略不拘也孔氏謂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便執泥强說矣百官謂中下士及凡執事之類此等謂之百官亦用字不拘處進徹之之進如字鄭謂當爲餕聲之誤非也安有前後無數餕字不誤而此獨誤乎鄭之解

之也曰既餕乃徹之陸農師則謂餕如字而其解之也曰進而後餕餕而後徹鄭改一餕字陸增一餕字其見正同不知古人之文但言進徹之自可使人知其爲餕欲避與上排比故不爲顯露耳又於百官畧而不言餕亦言之法若如鄭陸之見惟恐進徹之三字無人知是餕也者不亦鰓鰓過慮乎

陸氏奎勳曰失容非禮與樂記所引正同陳氏禮書云藉則親耕牲則親殺天子親舞亦不爲過愚謂殺牲之禮尙屬可疑親舞則愈無稽矣　又曰鄭註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按牧野之誓嚴於步伐止齊國語伶州鳩云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其樂名羽然則歌舞達旦之說書傳臆造東滙棄而不錄是也爲得議以爲疎

姜氏兆錫曰就舞位于東上以近主位也樂之之義不及天下省文也猶上文夫人不言后也此因言祭時王侯親在舞位以率其下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也豈特外內官盡物盡志而已哉夫祭有三重焉又另爲一章即三重以明祭之道也祼之言灌灌地以降神也升登也登歌者以堂上貴人聲也武

宿夜舞曲名皇氏謂武王至商郊停宿而士歌舞也
裸也歌也舞也皆外也志其內也增之言益猶輔也
志在內而假三者以輔之故三者雖重而其輕重以
志進退也身自盡即志也道猶引也裸以臭歌以聲
舞以容而薦之必以禮禮以道志而行三重也夫祭
有餕亦月爲一章又即餕之術以觀政也末終也餕
是祭之終事故引古人之稱善終如始者以明之月
不特餕者餕尸之餘而已古之君子又云尸之飲食
亦餕鬼神之餘也雖施惠之法可觀爲政之道矣故
又引其言而下文推其類以明之也方氏曰牲既殺

薦血腥於鬼神及熟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謖猶起也不言起者神之也君卿大夫總稱臣餕君之餘者君事尸如君則君亦爲臣也

方氏慤曰樂歌讙噱所習樂舞童者所執而君獨親就舞位何也天子必能張皇六師四征不庭然後能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諸侯必能敵王所愾立武保疆然後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君舞莫重於武宿夜總干山立武王之事故嗣天子帥而行之而諸侯賜樂皆得執干戚就舞位以明彰此義周官舞用成均之樂士以與君並列舞位也漢代相沿賤者之

子猶不得入舞列上言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此獨舉竟內何也舉天下則似冕而總干乃天子之禮而非諸侯所得用覆舉而竝出則於文爲贅矣　又曰前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謂先王制禮非以強人乃生於孝子之本心也然無其心者雖興物不能強致其情而有志之君子則又可假於外以增之蓋祼鬯以求神則先王先公如在其上而可增繼述纂承之志矣升歌清廟則愀然如見文王而增其秉文之德丕顯丕承之志矣就武宿夜之位則知先王順天應人止戈爲武而增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衆豐財之志矣若無其志則外舉重禮而內懷輕
心是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而求外之重豈可得哉
士大夫之祭主人不與餕而君則與卿同餕蓋君至
尊疑禮絕於人臣而不可餕尸之餘故與卿同餕以
彰爲子爲臣之義而比於嗣舉奠也大夫士之祭也
必特筮一賓而國君所獻惟卿大夫士是不立賓也
蓋立賓者求賢德以爲親榮也在諸臣則奉君之祀
事義不得爲賓在君則以示所與共國者無非賢德
而不專於一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大夫之嗣爲上餕
以有承家之道故上不敢同君而下以別于士也卿

大夫之餕有數而獻無數以退老者雖無所共之職
事必陪位也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至八十乃不與齊
衰之事侯國三卿五大夫而餕之數有加焉則退老
者必與祭明矣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于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
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
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
故曰可以觀政矣

姚氏際恆曰四簋黍按上章云八簋之實是天子有八簋而此云四簋者於八簋中惟指黍而言也簋有黍稷然食以黍爲重故特牲少牢凡尸食及餕尸之餘皆舉黍不及稷也孔氏曰諸侯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按孔以特牲兩敦少牢四敦遂謂諸侯六簋此亦以臆度無明徵然謂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則更迂矣　又曰祭非爲大澤而設惠政亦非由餕而興漢儒之言以文勝而不以義勝如此然於義亦無妨

姜氏兆錫曰興亦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

以四簋黍者留其二爲陽厭也見猶著也自君至百官每變益衆以起施惠之象故以四黍見其修惠術於廟中而已寓惠及境內之象矣所謂可以觀政者蓋如此餕猶但也上積重謂財墜于上民夫猶言民人也人猶各也又釋觀政之義也

方氏苞曰餕之道每變以衆自卿大夫以至有司莫不與焉蓋周人之祭自朝及昏凡執事者皆不免饑渴矣先王制禮餕以廣神惠亦以充其饑也酳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蓋禮備于廟中無一人不飽其德即政行于境內無一人

不被其澤之象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者以各守其
局未得與於餕與旅酧而不敢遺也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
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
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
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
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

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倫爲義非是按廣韻倫等也言祭有此十等耳成容若又據增韻謂倫爲次序取方氏先後有序之說亦非十倫錯舉無分先後之義

姜氏兆錫曰此章申篇首順備之意以見祭之爲教本也爲物之物註謂猶禮也輿之言起其輿起于人倫物理者備矣順以備者即篇首無所不順之謂備也明君即謂君子君明而諸臣服從崇事而子孫順

孝則教以尊君孝親者不徒以言教而所謂教以身者具其中矣道以所行言義以所蘊言承上文言教臣子以尊君孝親者之必以身先之也篇首言道本於心而此言教本於身者心者身之主忠信之大道發之即藏乎身之恕也身與心豈二物哉卿大夫事諸侯諸侯事天子而天子始爲世子亦事其君父其君尸入廟門又自有君臣之義故君子爲明君而必身先事君以教之也　祭有十倫另屬一章又歷指十倫之條例以明之也鄭氏曰倫猶義也

方氏苞曰禮行於宗廟則凡與於祭者皆觀感興起

而外知尊君敬長之義內篤事親之恩疏義未安盡
其道者躬致愛慤敬信之道也端其義者正明尊君
孝親之義也此言國君之祀事而忽及君子之事君
必身行之何也國中無在君之上而爲君所尊事之
人惟在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事尸之禮一同于
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事人然後
能使人故世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大學之禮雖詔于
天子無北面國君於卿竝餕尸之餘皆使身行事上
之事以庶幾無惡於天下也此篇義多膚淺辭亦散
漫而就中推尋時得奧義蓋七十子所傳巳有淺深

醨雜數傳之後漢初諸儒益失其眞而先王之典法先聖之格言猶有存焉在學者愼思明辨而已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姚氏際恒曰同几註疏謂夫婦共几非也祀考妣無不共几筵者何必特著於几 按顧命有仍几此云同几或古本有此名又或左右各一几曰同几又同爲酌酒器或此几安同曰同几與

姜氏兆錫曰筵席也同几夫婦共一几也依憑也餘竝詳郊特牲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生則形體異死則精氣無間故不設女尸而同几陳氏謂人道貴別神道貴親皆非也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況為女尸必為男尸者之婦而後可后夫人一身承祭尙或以故不得親四時之祭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可備也況大祫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過而求之斯失之矣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此段本言君臣不言父子故於尸不言全於父而於君加全於子一句者其實尸主父子故帶說一句此是補漏處亦以使文勢錯落耳孔氏謂上言君不言父以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父無答子之理君有答臣之法太紆曲作者之意豈是如此

姜氏兆錫曰臣爲尸而象神則尊如君父矣然在廟門外則猶疑臣也若君出門迎尸疑以君而迎臣則廟門外君臣之義失而并廟中君臣之義亦傷矣故不出以別其嫌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

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姜氏兆錫曰行猶輩也父北面而事子輩之尸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徐氏師曾曰夫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尸飲五謂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朝踐二獻饋食二獻主人酳尸故曰尸飲五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是尸飲九此謂上公九獻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也按此皆鄭孔所言之禮非當日上公侯伯子男之定禮果是如是也特牲禮尸飲有五此謂君尸飲九其增多之數爲若何飲禮無有明徵然据孔所謂上公之禮亦不過一準特牲之禮耳何以見之其云主人酳尸者卽特牲之一獻也云

主婦酳尸賓長獻尸者即特牲之亞獻三獻也云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者亦特牲禮文是爲尸飲五今於其外增朝踐饋食各二獻以足尸飲九之數其果何徵乎又以侯伯爲七獻而謂朝踐饋食各一獻其又何所徵乎又曰孔又於禮器夫人薦盎夫人薦酒强分謂朝事饋熟夫人各一獻君不獻蓋欲與此處之言相符合云又曰且也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則全同特牲而無朝踐饋食然則子男與大夫士何以毫無所殺是其持降殺以兩之說亦窮矣故曰非當日上公侯伯子男之禮果是如此也予非好

辨苟不辨之學者必以鄭孔之禮爲古禮耳

姜氏兆錫曰自獻卿至羣有司爵同則長者先飲是以齒也飲獻之次今儀禮闕無考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言也凡祭祼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其君夫人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君酳尸尸凡飲五君乃以玉爵獻卿自後夫人酳尸賓長獻尸通前尸凡飲七乃以瑤爵大夫自後長賓及長兄弟更爲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遞殺矣賓長獻尸之時九獻正禮已畢但尸於二祼不飲此時止飲七故并九

獻後之加爵爲九也　方氏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
隆助祭之人也玉爵瑤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卽五升
之散禮獻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也前言貴賤之
等此變言尊卑者獻以卿大夫士爲等故言貴賤於
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言尊卑
方氏苞曰至祭之末雖强有力者亦以終事不怠爲
難故飲與食故上下同之餕則徧於百官獻則下連
於羣有司是也又必分時異地節文乃得終遂諸臣
之獻則於晝於堂階宗人之燕則于夕於寢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

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踈之殺也

姜氏兆錫曰羣昭羣穆謂王三昭三穆諸侯二昭二穆之屬也疏曰祭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則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在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姚氏際恆曰註疏以此一獻爲酳上尸飲五君獻卿

之時非也祭之日一獻此言王者爵祿羣臣告廟之禮

陸氏奎勳曰此所謂祭乃釋奠而行一獻之禮以爵賞告之於祖也本無與於正祭孔疏謂即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金華應氏云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及家農師云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早者重策命也皆失其旨夫九獻之禮繁蕪又雜以策命之事且羣然獻卿之中而特命一人皆禮所必無者

姜氏兆錫曰一獻疏謂尸飲五君獻卿時也此時乃策命者酳尸以前方奉鬼神也歸而釋奠者告以君

命也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不待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

方氏苞曰註一獻一酳尸也疏謂其節當在尸飮五獻卿時又引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以爲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皆非也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之際其事相因其意相續不宜獻飮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于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天子諸侯之所同也下文於禘發爵賜服亦謂舉行於禘祭之後𠀤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姚氏際恆曰按禮器云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在房者西房也此云在東房禮言不同不必求合

姜氏兆錫曰衮冕副禕見前豆中央直曰校下跗曰鐙執醴齊之人兼掌授豆也爵形如雀其近足處曰柄足曰足襲處謂因其處也

方氏苞曰上記宗婦執盎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婦也周禮惟大宗伯可攝王后之祼獻而籩豆敦鉶以授后者皆婦官記云非喪非祭不相授器祭之相

授器惟外宗之徹當傳致于有司耳此記蓋言婦人以器相授亦不相襲處經言夫人與尸獻酢亦然未言雖夫婦致爵亦然以漸而深示男女之別如此其嚴耳觀此又可徵夫人所獻惟尸與主婦異蓋大夫以下之賓侑朋友也卽祝與佐食非族姻必公士也故主婦親獻之國禮則自卿以下與事者皆羣臣也君親獻之而下逮於有司禮意已厚矣夫人則不宜與臣下相獻酢又五廟之主各舉應獻之數而四尸又相與舉酬宗人又於是夕也燕則亦無暇與賓侑祝佐食爲禮矣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席

於戶內禮畢主婦出反於房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盞授爵受爵易地不相襲耳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也

姚氏際恆曰儀禮特牲少牢俎有骨皆與此合

姜氏兆錫曰疏曰殷尚質貴厚賤薄周尚文貴顯賤隱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皆以顯而在前者爲貴據周言之也重猶多也虛猶少也　陳氏曰取貴取賤有所別而爲義不重不虛有所均而爲仁

方氏苞曰莊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若優貴而簡賤昵近而忘遠於同等之中惠有逮有遺則羣下必私憾其不均而政之行無實心以應之傳所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也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哉故人君不可不知也然惠不可以不均而事則不可以不辨故周官之法必以事之繁簡劇易共事者

之敏鈍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祿損其稍食蓋均其惠於廟中以象仁之公核其事於官中以示義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賈氏公彥曰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筭爵時

姜氏兆錫曰爵謂酒也疏曰旅酬時賜衆兄弟子孫爵在昭者爲一列在穆者爲一列各自相旅長在前少在後也方氏曰宗廟中授事以爵至旅酬則以齒

何也授事主義而賜爵主恩也周禮司士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也

方氏苞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羣有司皆以齒謂繼士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以包之疏謂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故註云酬蓋未達諸侯之禮祭之日衆兄弟與賓無旅法凡賓侑佐食衆賓衆兄弟旅酬皆在繹而儐尸時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
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
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姚氏際恆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一句乃文家插敘
法平列之中得此便覺縱逸鄭氏謂古者不使刑人
守門爲夏殷時此執周禮墨者使守門之說非也用
刑人守門始於春秋之世記者爲秦漢間人故指周
初盛世爲古者耳
朱氏軾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正見守門皆賤者也

四守爲職司此四事者

姜氏兆錫曰煇註引周禮作韗但按周禮函人治甲韗人治鼓韗非甲吏且甲吏亦知何用若謂以甲吏掌擊鼓則擊鼓不合以甲吏況下文亦自明言樂吏也或曰此當爲庭燎有煇之煇將祭質明以前用庭燎於門庭執燎而名煇猶執羽而名翟而其人則以甲吏之爲衛者兼之與或說視註爲近庖主割亨翟教舞羽閽周禮墨者守門是也刑人不守門周以前之制記者言此正以見周用刑人爲賤也四守之守謂各守其職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相接也

方氏苞曰周官墨者守門以義度之不過倉府廐庫
苑囿之守未可以概朝廟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姚氏際恆曰四時祭名與王制同說見王制及祭義

陸氏奎勳曰此言礿禘嘗烝與王制同而不兼諸侯且極言禘嘗之義尤見正大發爵賜服歲歲舉行則

禘之歲行益可見世儒以王制祭統出漢儒不可信或且推而夏殷之禮不思漢初諸儒去古猶近所言必非無本此不可信而必緯書曲說乃可從乎曲說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總明四祭之名義而推之也說見王制郊特牲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盛乏故及秋也已盛故曰莫重于禘嘗陽義陰義註謂爵命屬陽國地屬陰也葉氏謂發爵賜服仁之屬也出田發政義之屬也按二說義未甚顯蓋發揚明顯之象爲陽厚重嚴肅之形爲陰與嘗之日發

公室者因物成而行賞承出田邑而言草艾則墨者因物殘而行罰承發秋政而言此皆記文而引以明之左氏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然賞以春夏爲主而未始不用輕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以秋冬爲主而未始不行輕賞此出田邑發公室是也刑稱墨者先其輕也不稱艾草而稱草艾者應氏謂草自可艾矣艾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也

方氏苞曰陽主於進其盛在終以天地歲功言之辰巳月然後相見於離百化皆昌故夏爲陽之盛也陰主於退其盛在始助陽成歲功皆在申酉之月過此

則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秋爲陰之盛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郝氏敬曰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心也能其

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所欲爲也諸德謂衆德發謂顯於事

姚氏際恒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似從中庸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來而衍其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而申推之如此中庸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是也濟者志由塞而通也發者德由藏而顯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而先儒謂王有故代之祭祀是也代雖在乎人使則在乎君代雖行其事使則本乎義

方氏苞曰能其事卽祭事也百官各承其事然後主

祭者得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不明於祭之義則凡政教皆明不能周誠不能達故君人之道不全不能於祭之事則凡職業皆昏而不能辨怠而不能守故爲臣之道不全此承上文而言君之德厚則祭之義章雖或有故不能親涖而使人攝其人必震動恪恭而不敢慢若君之德薄其志本以祭爲輕則羣下懷疑不知其義之重如是而求所使攝祭承事之人必敬豈可得哉周官祭僕職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蓋王以喪疾不得親涖故

列此職也可與此記之義相發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意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即銘以明祭之意也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者稱之以言揚者揚其所爲明則顯而不晦著則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朱氏軾曰銘者名也然必立身行道子孫自有可著之名而後能名其祖考如言文武王業而歸美於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也蓋凡爲祖宗者莫不有美有惡孝子之心誰不欲揚其先世之美但已無可稱何從歸美於先乎故曰惟賢者能之論譔四句一氣讀自名以名其祖祖名著而已之名亦因以顯所謂身比也比者合也惟德與祖合故名與祖俱也孝即順德自其致之先祖謂之孝自其成諸已身謂之順

姜氏兆錫曰論說譔錄也酌者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比次也日顯揚其祖之名以崇其孝又

次已名於其下而無所違於義因以名示法於後世而以爲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康成曰仁足與之者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

朱氏軾曰美其所稱謂能爲銘以名其先人美其所爲謂能爲銘以自名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申上美其所稱即前節顯揚以崇孝也知足以利申上美其所

爲卽前節身比焉順也知者德之本利卽順也不伐者歸美於祖孝也

美氏兆錫曰所稱自所銘之先祖而言所爲自巳之爲先祖銘而言先祖爲上巳爲下見之謂知者也卽後所謂有善而弗知不明也與之謂與爲傳之也卽所謂知而弗傳不仁也如是則明著其美於後世以比其身而重其國家矣此雖未嘗求利而利孰大於此乎伐者謂銘雖不誣而詞氣微溢也故又恭之爲貴

故衞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辨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口回反假加百反左音佐右音又下啟右同難乃旦反奔本又作犇射音亦纂於管反者市志反解古賣反休許虯反予羊許反女同

汝辟必亦反　彝以支反

王氏應麟曰案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

朱氏軾曰銘詞分三叚一美莊一美成一美文啟右獻公謂成叔能開啟右助獻公也陳氏曰對揚十三字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以君殷勤之大命施於烝祭之彝鼎也

陸氏奎勳曰孔悝之立衛莊特爲伯姬渾良夫所劫僥幸成事左傳衛侯于哀十五年冬復國飲孔悝酒而逐之即在十六年六月君臣失德其銘何足稱引

記者擇焉不精是可以爲經乎

姜氏兆錫曰孔悝衞大夫公衞莊公蒯聵假至也至廟以祭而因賜之銘也叔舅謂悝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即就也按成公爲晉所伐棄楚後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故銘序莊叔從難於楚就處於周而險阻不避也此序其七世祖也啓開右助也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成叔莊叔之孫名烝鉏按獻公爲孫文子甯惠子所逐奔齊其後亦得反國故銘又序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開發右助乎獻公而獻公成叔纂繼爾祖所行也此序其五

世祖也文叔成叔之曾孫名圉嗜欲應氏謂心志所存也慶註謂善也士之言事文叔能興先人之志行而循其善事也陳氏謂古慶卿同用慶雲亦稱卿雲士如字其先世愛君憂國爲心而文叔能興起慕尙率卿士以勤其國家也休哉民歎美之也此序其父也

石梁王氏曰孔悝乃蒯聵甥今反謂之舅者周禮同姓稱伯父叔父異姓稱伯叔舅也疏曰左傳不載莊叔隨難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愚按莊叔成叔事非無因但功不著而莊公乃德悝立

已而爲其先世張大之詞與疏說則甚矣　又稱公曰者上文序其祖父已畢而此方及于孔悝也子女銘以下勉孔悝之詞蓋錫以先世之美銘而使繼之也悝拜稽首以下總承上文而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以施於烝祭之彝鼎此則舉其寵命而垂諸器正所謂以身比也　重者重國之有賢臣也

誣亦不明也明且仁而傳之則不言利而利在其中

此承上文推古人立銘之意而反言以結之也

方氏苞曰註至於太廟以夏之孟夏禘祭蓋以自證一獻一酳尸之說其實非也曰假於太廟正以見特

至而非常祭耳若常祭則宜曰有事於太廟興舊耆欲者音旨義訓致與起舊勳而致其所欲效於國家也春秋傳撫弱耆昧亦訓致作率慶士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慶者也猶尚書立政篇所謂吉士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介音選

郝氏敬曰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彖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蒯聵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倘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姚氏際恆曰按此兩節一則左傳無莊叔事又獻公反國非成叔之功而孔悝助逆爲亂蒯聵之賜孔悝之受其鼎銘奚足傳爲美談一則魯之得有天下禮樂者以有文王廟也非成王康王以周公有勳勞而

賜之也此漢儒創造爲異說皆不經之甚者祭統之文頗爲醇正末不應有此二段文義皆不相類疑是後人竄入又此篇與樂記其末處一誇張其商齊之音一誇張其尊魯之國正相類其出於他之人之所爲與

朱氏軾曰前節引孔悝鼎銘謂悝能自名以名其祖也此節言周公有勳勞得賜天子禮樂子孫能纂之而不廢周公之德賴之著而其國亦因以重明周公之德是名其祖國以重是自名也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二者交譏至魯公之廟亦用天子禮樂其僭甚

矣衛公褒孔悝以自固尤君子所深耻而羞道也禮經引爲鼎彝之法謬哉

陸氏奎勳曰漢儒信魯之郊禘爲成王賜益本諸此觀記文兼云康王郎屬騎墻之說矣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作此記者與明堂位略同蓋魯諸生欲以推崇本國而不計其傳述之訛

姜氏兆錫曰此承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示其極也

詳見明堂位篇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二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孫祖燕校
宋元煦校